

# 雨夜

霞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湛江某高校工作。那年春天,春雨浙浙沥沥,缠绵了近一个月,还没有停下的迹象。午夜,我刚刚枕着雨声入眠,便被一阵急促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学生科陈科长披着雨衣站在雨地里。

他焦急地对我说:“有个学生突发心脏病,已送往医院抢救,病情危急,急需将家长接来。学生家庭地址正是你曾经工作过的平定林场旁边的红榄村,那一带环境你熟悉,你马上动身前往。”

我匆匆忙忙赶到停车场,学生科苏干事和何司机已在等候。

面包车像箭一样驶入夜幕。雨滴滴答答地敲打着车身,白茫茫一片。那时候交通落后,市区通往县城的公路全是泥路,车轮碾压过的路面泥浆四溅。众多车轮的滚动,公路中央已突起一条泥垄。何司机忧心忡忡地说:“如果路中间的泥垄再高一点,就顶到了汽车底盘,车将无法行驶。”

我们一路祈祷着顺利,因为我们肩负着重任,容不得半点停顿。但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最终还是出现了。面包车在化州建设农场场部附近抛锚了。我和苏干事赶紧跳下汽车在后面用力推,汽车喘着粗气往前挪动了一点点,又搁浅

了。反复多次都是这样。离目的地还有70多公里,照此下去,我们根本无法在天亮前到达。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何司机提醒说:“大货车底盘高可以通过,如果有大货车就好了。”三更半夜又人生地不熟,去哪里找大货车?

此时,我们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被雨幕笼罩着的若隐若现的建设农场平房宿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和苏干事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一位老工人听明来意,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披上雨衣,领着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直奔车队队长家。车队长闻讯,没有半句推辞,马上赶到司机家,叫醒了熟睡的司机。很快,引擎的轰鸣声划破了雨夜的宁静,一辆大货车亮着两盏大射灯如救星般出现在我们眼前。我和苏干事坐上驾驶室,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大货车载着沉甸甸的大爱,向着平定林场飞驰。

经过两小时颠簸,在平定公社旺竹村边,我告诉司机,林场还没通公路,车只能停这里了,并让他在车上等候,我和苏干事徒步赶路。三年前,我曾在平定林场工作过,对这里的路况可谓是烂熟于心。我们走下山坡,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拦住了去路,这河叫罗江,发源于广西。河面上没有桥,平时林场职工、村民出入只能乘坐竹

排,两个船工轮流摆渡。船工们在对岸高处搭建了一个木寮,晚上有一人值班。

或许是我们的执着感动了上天,雨势竟渐渐停歇了。我隔河向着对岸的木寮大声呼喊船工,声音掠过空旷的河面在空中回荡。几声过后,对岸的木寮里响起咳嗽声,随即,一个粗犷的声音隔着河面传了过来,大意是天太黑,河水又涨,要等天亮再开渡。我们心急如焚,如果等到天亮,学生家长可能永远见不到儿子了。两岸对话被风撕扯得支离破碎,双方都听得不清楚,情急之下,我挠起双手在嘴边,用尽全力朝对岸喊道:“病人危重!”那边,船工似乎捕捉到了“病人”二字,便不再推辞,提着防风煤油灯下来摆渡。

这竹排是用10多根粗壮的竹捆绑而成的,在交通落后地区普遍使用。人刚站上去一沉一浮,令人心惊肉跳。船工叮嘱我们蹲下会安全一些。竹排慢慢驶向河中间,这时雨又唏哩哗啦地下来了,直往脸上扑。滚滚而下的急流,撞击着竹排,发出“哗哗”响声,吓得我们大气都不敢出,生怕竹排被湍急的河流掀个底朝天。船工说,遇到这样恶劣天气,夜晚是不敢摆渡的,你们今天是特殊了,破例了,很危险。

竹排终于到达了对岸,大家紧绷

的心才放下。我带着苏干事沿着山道,争分夺秒,一路小跑,到达红榄村时已是凌晨五点,有些农家屋顶已升起了袅袅炊烟。

在村口,我们敲开了一户农家的门,老伯问明情况后,热情地为我们引路。在一间低矮的瓦房里,我们见到睡眼惺忪的学生家长。家长知道我们来意后,泪流满面。一番安慰,我们带着学生家长原路返回,在旺竹村公路边上上了仍在公路上等候的农场大货车,以最快速度安全地将家长送达市中心人民医院,让学生家长见到了生命垂危的儿子。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无法忘记那个不平常的雨夜。当生命危急的呼唤划破地域,建设农场果断接力,慷慨出车,分文不取;那位货车司机彻夜奔波,与死神赛跑,滴水未沾;罗江河面,那位船工冒险摆渡,迎风破浪,无半句怨言;还有那些在甜梦中被叫醒的素昧平生的引路人。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点亮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种“义不容辞”而又没有半点利益关系的担当,是流淌在平凡人血液里最本质的仁爱与道义,是人性中绽放出的最璀璨光芒。他们构筑了我们社会最坚实的道德基石,成为弘扬社会正气的践行者。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 把幻灯打进中南海

蔡旭

闲聊往事,友人听说我曾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大为惊讶,疑为谣传。因为我这个电白仔既不擅唱歌跳舞,也不会任何一种乐器。我回应道:这是真的。不过我不是参加表演,我是打幻灯打进中南海的。

说来话长。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又在农垦农场劳动一年多之后,分配到了位于桂东北的平桂矿务局。先是当了几年中学教师,后来就调进了局工会宣传部。

那个年代的大型厂矿,都有两支招牌队伍,一是篮球队,一是文艺宣传队。都是业余的,但一到新年春节期间,就要忙得不可开交。这时我的岗位是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副领队,负责编写节目及队伍的管理。平桂矿务局是一座桂、粤、湘三省交界的大型有色金属矿山,十多个厂矿单位分布在钟山、贺县、富川三个县。文艺队的任务既为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又为进行节日慰问。除了在本局各厂矿巡演,还要到广西各地冶金系统的厂矿单位慰问与交流,及到军营慰问演出。

我虽是文艺队副领队,实际上是一个打杂的角色。编写节目之余,什么活都要干。前台监督、幕后伴唱、抬布景、拉大幕,演出之后则是卸幕、装车、扛道具,一百多斤的道具箱扛上肩就跑。不过我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打幻灯。

打幻灯很简单,其实又很重要。如果打得不好,打得不对,与台上的表演配合不好,就会引起混乱,损害节目效果。我来做了,就要认真做。任何再简单的事,不认真都做不好;而只要认真负责地做了,就能做到最好,做到极致。

先是写幻灯字幕。在透明玻璃纸上,用墨水笔一笔一划写下,字迹要清晰,字样要美观。我写的是仿魏碑体,力求赏心悦目。按当晚演出的顺序,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写下标题、词曲作者、主演姓名,然后是唱词。不是每晚演出的节目排序都是一样的,就要在演出前做好调整。事先准备好,临场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演出时,我就坐在台下幻灯机前。字幕打在舞台两边的墙壁或布幕上。演出的曲艺节目是桂北流行的桂林渔鼓、广西文场,用的是桂柳方言,没有字幕则不宜明白,打错字幕就啼笑皆非。为了让唱词与唱腔精准配合,我往往把一句较长的唱词分行排列,演员唱到哪里,字幕就亮到哪里。因为有的节目就是我写的,即使不是我的作品我在排练时也已熟悉,为此演出与字幕“无缝焊接”,从无出错。

几年下来,我对幻灯的制作与技巧已熟能生巧。我又曾带队参加地区、广西总工会、广西全区的各种调演汇演,幻灯打得得心应手,在同行中竟小有名声。那时我甚至想编写一套“幻灯教程”,供各家业余文艺队参考使用。只是后来忙于它事,竟未能实现。

作了那么长的铺垫,才讲到打幻灯的高峰时刻。这是1980年“五一”节,全国职工曲艺调演在北京举办。我作为广西代表队的创作员与幻灯手来京参加比赛。经过几天紧张的演出与比武,广西队的广西文场《榕湖春暖》脱颖而出,在获得高奖的同时,又被精选为汇报节目,要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榕湖是桂林市中心的风景名胜,《榕湖春暖》讲的是周恩来总理关心人民群众的感人至深的故事。这台汇报晚会的节目由多个代表队的节目组成,人员众多而需要精简。我作为幻灯手,是不可或缺的,再精简也不会轮到我的头上,于是我幸运地带着幻灯片走进了中南海。

演出是在怀仁堂,中央首长们坐在前排。轮到我们的节目时,我在舞台下面的幻灯机前坐下,心情兴奋又激动。这么盛大的时刻,这么重要的演出,可不能出错呀。当然,我也不会出错。精彩的演出在我的幻灯的准确配合下进行,演唱、音乐与幻灯天衣无缝地混为一体,我们的节目顺利成功了,掌声的浪潮一阵阵涌起。我明白,掌声是给演员与乐手的,没有谁关注到打幻灯的我。首长上台也只是同演员握手,也不会有我一份。但我知道,演出成功也有我的一份劳动,为此也就知足了。

到中南海演出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是一连两晚的汇报演出。演出后到人民大会堂吃夜宵,也是两次。这当然也是难忘的经历,但比起演出本身,已属次要。过了两年,1992年新春,全国曲艺调演(南方片)在苏州举行。我写的桂林渔鼓《叔叔望着红领巾笑》获得演出一等奖创作二等奖,后来又获得了广西文艺最高奖首届“铜鼓奖”。演出时我仍操“老本行”:打幻灯。这也是一个高光时刻,不过被友人们津津乐道的,仍是“把幻灯打进中南海”当作我“演艺生涯”的高峰。说来也是,平淡与光芒的对比,总是更有说道的。

此事一晃已40多年。后来我离开了平桂矿务局调到了广西总工会,再后来就开启了我30年从广西到海南的办报历程。我告别了广西曲艺,也再无机会重打幻灯了。不过,这段有趣有味的“幻灯人生”,始终闪光在我生命的旅途里。

## 茂名印记

### 下郭民兵 操练刺杀本领

“全民皆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是我党自建国以来对民兵工作的一贯主张。在和平年代,他们是工人、农民、职员、干部,一旦战争爆发,拿起枪来他们又是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民兵,是保家卫国的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万里长城。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必将在这道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必将被完全、彻底、干净消灭掉。全国各地民兵牢记这一使命,始终坚持刻苦训练,冬练三

九,夏练三伏,每人练就一身过硬的杀敌本领。1997年,茂名军分区民兵应急分队军事训练现场会议在化州市下郭村召开。有“粤西第一村”之称的下郭,曾是“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先进单位”,不但在工业、农业、商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成绩卓著,在民兵建设方面同样是一面旗帜。图为下郭民兵正在操练刺杀本领。屈指算来,时间距今已经穿越了二十八年,但透过照片,今天还能感受到当年民兵们杀声震天持枪操练时的飒爽威风。文/图 陈冲



## 执教撷取

谢秀凤

站立三尺讲台卅余载,曾经烂熟于心的教科书内容随着教材的一次次改版而渐渐淡出记忆,但与学生互动、教学相长的许多往事却深深烙进脑海,常忆常新。

2004年秋,我从乡镇中学调入县城任教高中语文,是年适逢教学改革,那不仅仅是教材改版,教学设计也随之改变,“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课前十分钟作为知识积累预热时段,在老师开讲之前,他们自发安排活动内容,或朗诵,或讲故事,或仿写,成语接龙、对联集锦……层出不穷。虽然每节课这样的氛围只有短短的十分钟,可静立在教室后面,欣赏着学生们的即兴表演并适时参与其中,也获益良多。记得那

天上课铃声还没响起,科代表便走进教师办公的级室,对我说:“老师,今天课前积累对联,还有两联没人对出来。”那时还没盛行百度查找,要对好上(下)联,多靠平时对书本及报章杂志等的摘抄积累。我来到教室,只见黑板上写满了对出来的上(下)联: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中山落花花生花落山中,南湖飞机场机飞湖南……);天作棋盘星作子,哪个敢下——(地为琵琶路为弦,谁人能弹);黄昏过河,脚踏满天星——(清晨折画,手卷万里河山);黑板右角上的两联却空着,其一:“地豆落花生地豆”,其二:“鸟在笼中,欲张飞,无奈关羽”。看着“地豆落花生地豆”这副一物双名一字两性的上联,我猛然想起有一次和丈夫骑自行车回老家,半路

上,我骑的那辆单车突然卡链,最后只好绑到丈夫骑的自行车车架上的情景,便将此事娓娓道来,故事还未说到一半,学生们便异口同声的呼叫:“单车自行车单车!”就这样,轻松对下一联,可面对“鸟在笼中,欲张飞,无奈关羽”这一通过谐音双关嵌入历史人物的上联,现在问度娘,问AI答案纷呈——僧人寺庙,有八戒,怎能悟空,虎落平阳,想林冲,可惜吴用……但是在那节课上,我们师生绞尽脑汁都无法想出一个恰当的下联。正当我要宣布结束课前活动时,一名姓龙的學生举手并站了起来“老师,我想到一联了”,随之快速走上讲台奋笔疾书:“坝居洲上,定锦涛,则可泽民”,此联一出,教室里旋即掌声雷动,说真的,我现在上百度都没搜到有如此一联对呢。那时

正讲授《师说》,点评完学生的即兴发挥,我脱口而出,用“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你真棒,老师向你学习”作为对学生最高的褒奖。时隔数月,我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信宜怀乡虎跳一日游,看着虎跳峡两岸怒放的杜鹃花,我击掌让同学们聚拢过来:“大家还记得‘地豆落花生地豆’这个上联吗?”几个脑子转得快兴奋得手舞足蹈:“杜鹃映山红杜鹃”。这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下联,完美诠释了:实践是创作的源泉,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教学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教师在“点火”过程中,也会被学生的热情与思考反哺,教学相长的感知,真好!

## 父亲,一生践行八个字

毛勇强

“勤劳、诚实、善良、忠厚”,这八个字是我们的“家训”。

2013年11月10日上午七时许,从小就忠实践行“家训”,在化州市合江供销社退休的父亲,无疾而终,安详离世,悄然走完了95年的人生旅程,亲戚朋友无不啧啧称奇:一位普通职工享受了“五福临门”的“善终”。

先说说父亲的勤劳。我的祖籍在化州中部的连界。13岁时,因为生活所迫,仅念了三年私塾的父亲,离开了深深眷恋的学堂,跟他父亲到合江做生意。当时,交通十分不便,年纪尚小的父亲和他父亲一起,常常安步当车到化州、林尘、石鼓等地采购货物,往往是早出晚归,或者第二天一早又赶回来,真是长途跋涉,千辛万苦。就这样,父子俩起早摸黑,辛勤劳作,经过近20个春秋的努力,不仅在合江站稳了脚跟,而且拥有了自己的染房、饼铺和酒坊等,成为当地有名的商人,还买了铺,安了家。新中国成立后,在经历“公私合营”后,父亲过渡到供销社,成为一名国家职工。根据父亲的

特点,领导安排他当采购员。那些年,他东跑西颠,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为“公”忙得人憔悴。一般情况下,出差回来以后,采购员都是在家里休息的,但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出差回来以后,不是到副食门市部就是到日杂门市部帮忙,常常早起晚睡,累得腰酸腿痛。但是,回到家里之后,他不顾疲倦,忙里忙外,尽量帮助母亲减轻家务负担。可以说父亲在单位是个好职工,在家里是个好父亲。因此,他多次被评为“优秀采购员”“先进职工”。

父亲的诚实更是有口皆碑。1979年,忙碌了几十年的父亲退休了,本来已儿孙满堂的他,应该歇息一下,好好地享享清福了。但是,后来政策允许退休职工做生意,他又动心了。利用在合江圩有铺头和做了几十年生意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经有关部门批准,他又重操旧业——兴办了一间综合商店,经营副食、百货、五金等。父亲把诚实当作自己的生命,从来不以次充好,更没有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而且价格相宜,真正做

到顾客至上,信誉第一。具体做到三个“不论”:不论生客熟客,不论大人小孩,不论购买东西多少,都无任欢迎,一视同仁,加上他绝对一流的服务质量,因而生意十分兴隆。附近的居民、群众都喜欢到父亲的店交易,有些年事已高,不便赶集的人,如果托儿孙或本村人帮忙买东西,还特意叮嘱他们要到我父亲的店购买。一次,有位从深圳回来的老板到父亲的店“帮衬”,由于来去匆匆,临走时忘了拿手机。90年代中期,手机还是贵重物品,但父亲拾到手机后毫不动心,他将手机放进办公桌的抽屉,还郑重其事地锁好。半个小时后,那位顾客飞车回头找手机,父亲便归还给他。为了表示感谢,那位顾客拿出200元给父亲,但他坚决谢绝了。那位老板感动不已!他经常对人说:“二爹,果然诚实!”

父亲虽然文化不高,但常将“为人有德天长佑,行善无求福自来”等格言挂在嘴上,而且付诸行动,成为大家公认的“善良之辈”。新中国成立前和退休后,父亲做私

人生意40多年,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还做了许多善事。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曾经资助过几个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有的初中毕业,有的中专毕业。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国家职工或人民教师。自懂事以来,我从来没有见他和他母亲红过脸,也没有见他和顾客发生过顶撞,有时遇到一些十分挑剔的顾客,他也非常耐心接待,直令那些顾客不好意思。不仅如此,他还有一副好心肠,对经济困难的顾客,经常赊货给他们。有的街坊邻里或熟人向他借钱,只要手头方便,他都尽量满足人家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他的善良。因此,人们都十分尊重他,不论男女老少都亲切地称呼他“二爹”(他排行第二)。

父亲的忠厚远近驰名。退休后,父亲重新“出山”,尽管生意兴旺,收入也算可观,但我们作为儿子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多次动员他“收山”,但他却执意不肯。忠厚的父亲说:有了这个门面,我便不思麻将、骨牌等,每天大门一开,顾客四面八方来,既赚点小钱,又交了大批朋友,生活充实,其乐无穷,

于身心健康也是大有益处的。因此,很多顾客都喜欢到父亲的铺头作客。不论是老顾客,还是新顾客,也不论他们是否“帮衬”,父亲都热情地请坐,递烟敬茶,和他们亲切交谈。有的顾客还会将一些烦恼的事说与父亲知。他不仅留心倾听,还乐意为他们出点子,甚至出钱出力为他们排忧解难。此外,对我们兄弟的教育也与众不同,他不相信“棍头出好仔”的古训,从来没有打过骂过我们,总是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循循善诱,和风细雨,丝丝入扣,加上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践行“家训”,表里如一,严于律己,这本身就是“无声”的教育,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受益匪浅。

父亲一生践行八个字(“家训”),是妻子眼中的好丈夫,儿子眼中的好父亲,家人眼中的好榜样,群众、街坊眼中的优秀生意人。因此,尽管父亲已逝世十余年,但家人、亲戚朋友依然十分怀念他,街坊邻里更是交口称赞:“二爹,是个大好人。善有善报,寿终正寝!”安息吧,父亲!